



一風之鐘

鍾秉睿／著



五指山

新竹縣的竹東在往大霸尖山的路上，附近的山勢多皺摺，其中較有名氣的就是五指山了。在初春的季節裡，山頭多半雲霧繚繞，顯得鍾靈毓秀。尤其是山麓的開山堂，更是莊嚴靜謐，真可謂是有仙則靈了！

每年春節的時候，我們全家大小都會來此地過年，因為黃叔叔住在這裡。

老媽說，認識黃叔叔是在民國五十二年（1963年）的時候。那時住台中后里，家中開洗衣店，我才三歲，還不會講話，整天只是坐在桌上流眼淚，不哭不鬧。爸媽因為忙也不大理我。過了兩個禮拜我依然如此，爸媽才慌了起來，趕緊送我到台中的一家醫院檢查，護士說：

「是白喉！為什麼拖到現在才來？趕快辦住院手續！」

「要辦什麼手續？」老媽焦急地問著。

「先繳保證金 1000 元。」護士的口氣依然不好。

「我們沒有那麼多錢，可不可以先看再說？」老爸哀求地問。



「不行，醫院有規定，你們趕快去想辦法吧！記住，三個小時內要回來醫治，否則會來不及！」說完頭也不回地逕自走了，留下一對相擁而泣的母子和破口大罵的老爸。

老媽那時已是悲痛欲絕，舉步維艱，幾乎是爬著出醫院的。我不曉得老爸老媽那三個小時是何渡過的？後來他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和一絲絲希望回去懇求護士：

「護士小姐，拜託一下，這個小孩已經快不行了，請你先救救他，我們一定會湊出醫藥費的！」老媽嗚咽著說道。

「我說不行就是不行，而且醫生已經回去了，你們換另外一家吧！」大概是看過太多的生離死別，護士可一點也沒心軟。

這時老爸可發火了，四川人慣有的辣椒脾氣，立刻爆發：

「狗日的王八蛋！簡直勢利眼，我兒子要是死了，非要你們賠命！」老爸濃濃的鄉音和特大的嗓子，立刻引來其他民眾的圍觀。大家紛紛指責護士的不對，要求趕快醫治。那護士也不甘示弱，反駁說：

「沒錢怎麼醫？你們要幫她出嗎？！」

人群頓時安靜了下來，只聽到老媽的啜泣聲；不一會兒，竄出一個人，指著護士的鼻子頗使氣指：

「狗日的王八蛋！立刻叫醫生來，把這小孩治好，否則我就放一把火把你們醫院全給燒了！」
聽口音便知又是一個四川人。

「那麼大聲幹甚麼！你不要恐嚇我，我可不怕！錢你出嗎？」

「我出就我出，要是你們治不好，我非找你們算帳不可！」那個四川人拍著胸脯大聲回應。

他，叫黃鶴雯，我們都叫他黃叔叔！

從此以後，他的一生和我們鍾家便再也分不開了。

黃叔叔退伍的早。十幾歲的孩子在家鄉遊蕩，抗戰時被拉伕輾轉來到台灣，單身一個人也沒甚麼地方可去，便常常到我們家作客，每回到我們家，總是帶了好多吃的用的，尤其是給我們兄妹的零用錢！黃叔叔沒有甚麼專長，於是便將積蓄已久、準備回大陸的錢，在台中的梨山，買了塊山坡地，開始學著種植水果。

隔了幾年，黃叔叔到台北找我們，興沖沖的向大家宣布：

「我討了一門好媳婦，再過兩個月我就要當爸爸了！」

黃叔叔笑起來，眼睛幾乎看不到，裂開的嘴露出一口大黃牙，加上黝黑壯碩的身軀，似乎把山上的陽光也帶了來。但他的樣子實在滑稽，當時我不太懂事卻也跟著哈哈大笑。黃叔叔看見了興奮地把我抱了起來說：



「大哥大嫂你們看，連鐘聲都替我高興呢！」說完又狠狠地親了我一下，他那滿臉的鬍子，刺得我哇哇大叫！

「鶴雯啊！成家不容易，又願意跟你在山上吃苦，你可得好好對待人家啊！」老媽特別叮嚀著。又隔了大約半年左右，黃叔叔背著大包小包，手中抱著一個嬰兒，向老爸老媽哭訴著：

「我媳婦生下她兩個月後，再也忍受不了山上的日子，跟人跑了。」

「怎麼會這樣呢！是不是你對人家不好？」老爸用責備的語氣問著。

「沒有的事啊！」黃叔叔無辜地說著。

「來，孩子我看看。」老媽把嬰兒接了過去。

我也趕快跑過去湊熱鬧。結果嚇了我一跳，老媽更是拉高了嗓門：

「鶴雯，這孩子你到底是怎麼帶的？又黑又乾又瘦的啊！」

「我也不曉得。白天我背著到果園做事，晚上蚊蟲多也沒辦法，山上又沒水沒電的，泡牛奶都是用冷水……」

我感覺得出黃叔叔痛苦的样子。老媽接著說：

「唉！這也難怪，一個大男人，怎麼帶好這麼小的嬰兒呢！」

「所以我才來找大哥大嫂幫忙！」

「這是小事。你自己以後怎麼辦？」老爸問著。

「山上的水果快收成了，沒人照顧不行，我得趕緊回去。」

黃叔叔把衣物交代完又看了小嬰兒一眼，即匆匆趕回去了。臨走，老媽又吩咐道：

「把山上賣了，搬來和我們一起住。」

過了一年，黃叔叔又來了，帶了一大堆水果，笑嘻嘻的說：

「這是我們那兒最好吃的水果，最後一批了，我把山上賣了。」

黃叔叔邊說邊拿了一顆好大的蘋果，在他那條泛黃的卡其褲上來回擦著：

「來，鐘聲，這個給你，保證好吃！」黃叔叔拿給我後接著問：

「大哥大嫂，我那娃兒還好吧？」

「好，只是常常生病。現在正在睡覺呢！」老媽回答著。

「真是太麻煩大哥大嫂了，有你們照顧我就放心了！」黃叔叔說完才又露出那口大黃牙，愉快地笑著。

黃叔叔加入了榮工處，隨著各地的建設，跑遍全台灣。他是伙伕，工作還算輕鬆，逢年過節總是帶來一大堆好吃的。當然，也負擔不少我們家用。後來，因為台北新店直潭建壩，黃叔叔那兒待得最久；但是反而無法來家裡過節，黃叔叔說：



「有些榮民弟兄沒地方去，我得煮飯給他們吃。」

於是，往後的新年裡，我們全家總是到他的工寮和他的一大群榮民伯伯共度春節。

有次，黃叔叔喝了不少酒，突然跪在地上，把酒杯高高舉起，對著老天爺吶喊：

「爹娘啊！又過年了，我在台灣向你們請安哪！」黃叔叔的話才剛說完，一旁的榮民伯伯也跟著全部跪倒在地，舉杯遙敬向天際，然後十幾個大男人哭成一團！

這一幕，幾十年過去了，我永遠忘不了。這樣的場景，我每年都會經歷一次，直到黃叔叔六十二歲那年，因為腦中風猝死……。這一生，他都沒回過老家沒再見過爹娘！

老爸說，五指山的風景好又安靜，很像他們四川老家，黃叔叔的骨灰奉在這裡最好不過了！燃燒的香，裊裊上升，和山上降下來的雲氣混在一起……。

這裡的空氣真好，清涼又有點濕冷，尤其和黃叔叔在這裡過年，他一定高興極了！

兒子從停車場跑過來，我一把把他抱住，用我的鬍子刷他的面頰，兒子的叫聲，可沒輸給當年的我！我彷彿又聽到黃叔叔那慣有的笑聲，迴盪在整個五指山麓，向那雲霧一般，四處飄散！

作於民國八十三年（1994年）台北



五指山的祈福法會